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李百忍书画传

□耿立 编著

1987年4月22日，李百忍书画展在曹州书画院开展，在这次展览上，谢孔宾与李百忍惺惺相惜，谈书论艺。

李百忍是安徽书法家协会主席，他的行草书独树一帜，人们说李百忍的字“形质上，从张旭、怀素圆笔圆形和张瑞图大肩方形研创出圆笔塔式方形、三角支撑、重心向上之结体；用笔中锋多变，迅疾中顿挫转折，成铿锵之声”。李百忍强调：“书法之妙贵在用笔，用笔之妙在于使转，真书以转而遒，草书以折而劲。对于方圆之说，方用顿笔，棱角显露；方笔外拓，显露雄劲端庄。方笔使转用折笔，笔断而后起之，方笔需外翻，不翻则滞；圆用提笔，棱角包藏，圆笔内藏有含蓄之美，圆笔使转用裹锋，笔画换而不断，圆笔需绞锋，不绞则痿。用笔之法因人而异，运笔贵在方圆并用，才能表现各人体势上的不同风格。”

李百忍论行笔：“行笔有提按，才能表现笔画的起止，才能有粗细的变化，才能表现立体感，才能展现飞动的神采，才能显示个人不同的风格来。若无提按，点划呆滞无味，平淡流俗。无论提按，都要把力用到，否则会浮滑。用笔当重若崩云，轻若蝉翼，这是指用笔之轻重，这是力度的显现，这也是书法家的个性和书法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我们试想，若一味地轻、或一味地重，均会呆滞流俗，若轻重兼施就会得体。”李百忍还说：“对于疾涩，是说运笔速度，应宜疾则疾，不疾则失神；当涩则涩，不涩则失势。”

毛笔字是用墨的艺术，李百忍强调用墨：“一幅好的作品善笔者有筋骨，善墨者出神采，墨到之处皆有笔，笔画之处皆有墨，须笔笔送到且笔笔须收而后起之。”他常讲：“墨分六彩五色，六彩即浓、淡、干、湿、黑、白；五色指：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。书画同源，法同一理。中国画除了用墨外，还有各色颜料可用，而书法只能靠用墨，就更讲究六彩五色了。”他还说：“楷、隶、篆三体用墨宜干然不可燥。行草则润燥兼施，才有变化，必须以燥取险，以润取荣。不善墨者浓则易枯，淡则显薄，故书品无深厚度，又无神采。墨是通过笔留迹纸上，若用笔无力，则墨难显效，故笔墨技巧不可缺一也。”

关于墨与水，李百忍认识独到：“笔墨是基础，用水是关键，大凡行家里手，皆善用水，能驾驭水者，必出妙品，否则是个不成熟的书法家。”他说：“墨枯缺水字如柴，柴则无华；水多墨薄字如瘫，瘫则骨软肉散，若避免上述弊端，用水非常关键。”

李百忍书法展过后，谢孔宾把自己对书法的见解和编著的《书法教程》寄送李百忍，李百忍回信，然后这封信在《菏泽师

专学报》发表：

谢孔宾先生雅鉴：

去年十二月，我在参加省政协换届会议后，即因感冒引起早搏频发，春节后即在当地医院诊治，后又去徐州住院，大见好转，即于七月初离徐。回来后，整理东西，发现你的恳切热诚的信和所编《书法教程》一书。细思之后，似乎还没有给你回信，若此，那真是我生活中的一大憾事。现除致歉外，再略呈管见于此。

去春菏泽之行，我会见了战友，交流了书艺，又结识了新的同道，特别是师专对我之厚爱，常引起我愉快的回忆。确实，我在思念着你们。若是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，我将勉力完成之。

这次书展的意义，作为个人来讲，就是听取大范围意见，藉以开拓视野，引发思维，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。作为事业来看，就是起相互交流作用，书者把自己心得，继承传统开创新路子，艺术追求收效，以及表现手法等展示给同道，从而引发同道的联想，吸取一点两点可取的东西，或从中看出问题，引以为戒。再者唤起更大范围的朋友热爱斯道，以壮大事业。记得我在沪杭举办个人书展时，别人曾问我此行意义何在？答曰：寻找一二知音而已，若能获几个里手同道理解我对书艺创作之匠心所在，大愿足矣。

书法艺术的创作者与书法艺术的欣赏者，如是知音，往往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，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是也。有时欣赏者还高于创作者。当作者以自己的感知为立意而进行书写时，由于“五合”的引发，往往获得不为个人所觉的意外效果。知音的欣赏者能够发现，反馈给书者，唤醒书者的认识，充实修养，提高一步。若指出不足处，获得反馈后，会引起思考，从而戒之。我生活中曾多次遇到过。1982年巧遇大作家鲁彦周，他品评书法艺术之眼力，理解书者的匠心，令我惊异。后来我在信中写了如下一段话，现抄录给你，作饭后茶余之娱。“……书者有年，不一定生艺术之慧眼，书外之欣赏者可具品评优劣之卓识，实为艺理相通之故也。书卷气为书法定雅俗，不为文学、戏剧、美术定拙巧耶？你有书法佳作，又对书法艺术有超常的欣赏力，可谓难得！”不具慧眼之欣赏者，是不可能理解别人的艺术境界的。

有高明的艺术识力，才会导致出现高明的艺术成果。古人说：“士先器识，然后艺文”嘛。眼界高，挥毫实践时，才能有新的进展。新的进展又促使人提高眼界，否则就是停滞不前。不知对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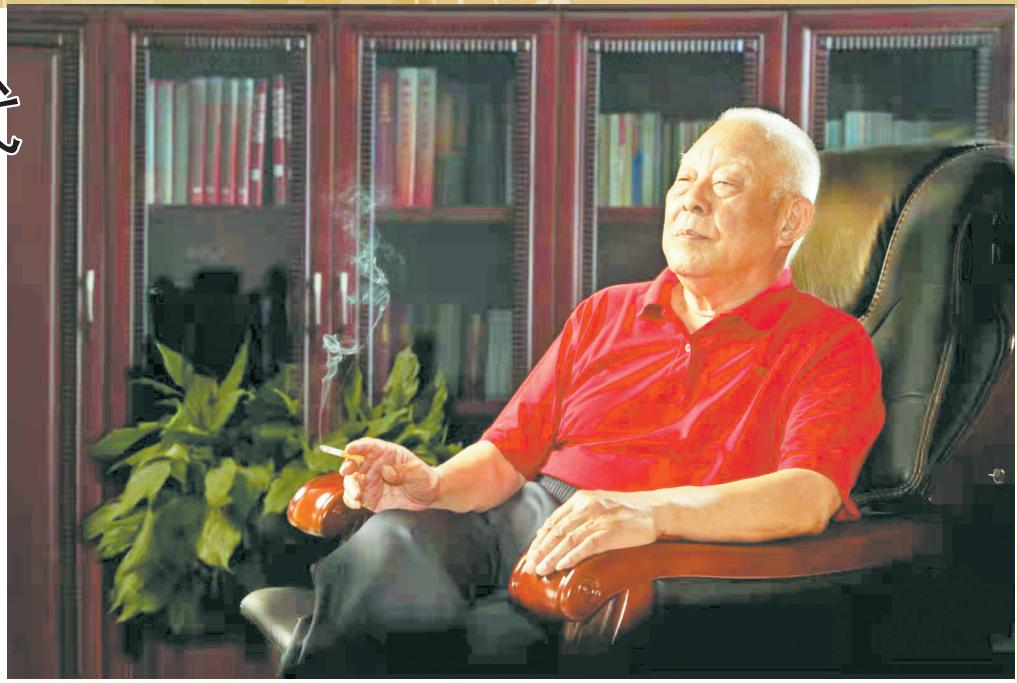
常人一提到书法基本功如何，就是指的墨划，这不全面，我认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墨划，一是墨划之间的空白。书法艺术的程度，决定于两者的默契

程度。如果进一步分辨两者的分量，我认为空白起着艺术的关键作用。笔画是书法的根本，但艺术程度，是靠空白显示出来的。因为空白不空，空白处却充满着跃动的生命力。空白的形成，是人的内涵所赋予的。空白就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和神采。那些苦钻碑帖，功力甚好，不入艺术之门者，就是不能留出艺术之白。因而笔画功力越硬，他的字就越板越匠气。前人说得好：“若执法不变，纵能入木三分，亦被号之为书奴，终非自主之地。”空白的态势是不断入帖出帖之后所致的，是人品、气质、常识、素养、胆识总汇的流露所致的。张旭没有脱帽露顶王公前的气概，怎么能写出惊蛇入草、万马回旋的狂草。

有人常问我某某书法如何，我只以“你去了解这个人学识如何即可明白”来作答。书法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，是姊妹艺术之理作用于书艺之身的综合艺术。书法有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；书法有着舞蹈的风姿和神态；书法是异曲同工的文学；书法是多彩的图画；它还有诗的韵律，曲艺的谐趣，象棋的布阵，围棋的活眼，否则霸气、匠气、乱气、死气则有可能会出现。王羲之观鹅，张旭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，以彼物联想此物的通感都能潜化于书艺，融于书法之中而通神。众艺之理，作用于一门，其功之大，可以想见。

书法艺术的进程分两个层次，一是脱化生新，给人以美的享受，这是能称得书法家的必备条件。一是创作生新，即在脱化生新的基础上，运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默契之功，赋予神采和生命，这是升华到有生命力的书法艺术的高级阶段。书法家、演员、作曲家、歌手等都是二度创作者，如果演员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只用一种程式；作曲家对不同的歌词，只采用一个旋律；歌唱家对进行曲和轻音乐、紫竹调都是一种唱法，那就会被人认为是高手；那么书法家不论偏于阳刚的或阴柔的，抑或力求中和的，对“怒发冲冠”“小桥流水”“老树枯藤昏鸦”等情韵，都是用一种调子，同样气氛去书写，能算是里手？别问人家如何，我是赞成和走着深入角色奇趣乃得的自己的路子的。哪怕不是对的，我将努力去攀登。当然我也有给人以享受的小品。

常人一提到书法基本功如何，就是指的墨划，这不全面，我认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，一是墨划，一是墨划之间的空白。书法艺术的程度，决定于两者的默契



《书法教程》编得非常好，既简明又全面，既讲具体艺术，又讲简要的书法史，图文并茂，由浅入深，颇为适合作为书法教学与爱好者自学的教材。对比你是费了不少苦心的，特别还有你个人的见解。

这是我个人对书法的探索与追求的一点心得和认识，不一定对，甚至有些不妥，请批评。

回信迟了，再致歉意。

祝

夏绥！

李百忍

七月三十一日

李百忍在《菏泽师专学报》刊载的《画家谈书法——李百忍致谢孔宾（该校书法教授）的信》中说，“别人曾问我此行意义何在？”

答曰：寻找一二知音而已，若能获几个里手同道理解我对书艺创作之匠心所在，大愿足矣。书法艺术的创作者与书法艺术的欣赏者，如是知音，往往是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，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是也。有时欣赏者还高于创作者。当作者以自己的感知为立意而进行书写时，由于“五合”的引发，往往获得不为个人所觉的意外效果。知音的欣赏者能够发现，反馈给书者，唤醒书者的认识，充实修养，提高一步。若指出不足处，获得反馈后，会引起思考，从而戒之。”

李百忍评自己书法的特点：历史上草书均以使转和少许折转来表达，以折锋劲挺及结字动势显其情形，用环转来构成圆形之形体是共通的。张旭有时以折笔破其法而显得有变化罢了。怀素之白处多是圆形，张旭除偶尔成角形外亦如是。而我书之形体（仅就形体而论）之独具面貌者常以中锋圆划又多用折换其笔路使之构成方整形体，空白处多以菱形、三角形、四边形等呈现之，藉以显示我书有柔又刚，骨势洞达，韧性、弹性相得益彰，以达中实之境。形体之成，使我之书法具有明显创作生新，表达意境，使状物与抒情和谐而统一。

这次书法展，李百忍的书法引起了谢孔宾的强烈共鸣，他热情邀请李百忍到菏泽师专交流书法，两人成为知音，在这封信中，李百忍说：“书法是一门综合艺术，书法有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，书法有着舞蹈的风姿和神态，书法是多彩的图画，它还有诗的韵律，曲艺的谐趣，象棋的布阵，围棋的活眼，否则霸气、匠气、乱气、死气则有可能出现。”他当即反驳道：“非也，意态由来画不就，李白亦矮，然心雄万夫。”此语一出，举座皆惊。

在谈到书法创作时，李百忍说：“书法艺术的进程分几个层次，一是脱化生新，给人以美的享受，这是能称得上书法家的必备条件。二是创作生新，即在脱化生新的基础上，运用形象思维与逻辑的默契之功，赋予神采和生命，这是升华到有生命力的书法艺术的高级阶段。书法家、演员、作曲家、歌手等都是二度创作者，如果演员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只有一种程式；作曲家对不同的歌词，只采用一个旋律；歌唱家对进行曲和轻音乐、紫竹调都是一种唱法，那就会被人认为是高手。”

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李百忍在华东军政大学深造时，巧遇戏剧大师梅兰芳到南京演出利用业余时间画梅花，年轻的李百忍感到新鲜好奇和不解，便走上前去问他画梅花做什么？梅兰芳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为了演好戏呀！”这句话对李百忍以后的学习书法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。可以这么说，李百忍的好多理论均是在其从艺60余年的苦苦追求和探索中得出来的。书法理论深入角色新观点便源于此。

李百忍在《论书法艺术基本功与基本功的锤炼》中说：“锻炼笔墨的基本功，要下一番苦功夫，历代书法家之所以在书法上有所成就，都是呕心沥血，学习前人得来的。”“好的书法作品，由于是书者立身处世的人格，喜怒哀乐的性情，丰富的生活阅历，深厚的文学素养，饱含在笔墨技巧之中而产生的。所以在书法艺术来讲，笔墨功夫重要，制约书法的‘书外’功夫同样重要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只有后者而无前者，根本谈不上书法艺术，但是只有前者而忽视后者，即使苦练一生，也难脱俗书之臼。”李百忍将书法的基本功分成“书内功”与“书外功”两个方面，除了重视笔墨技巧的训练以外，他也十分重视读书养气。李百忍博闻强记，能诗文，通绘画，于音律、兵法、哲学、美学均留心钻研，旁涉杂学甚丰。且性格坚毅，胸怀磊落。有一次在广州与书画家聚会，一位初见他的书法家看他身体矮胖，一团和气，貌不惊人，与其豪放雄强的书风判若两人，信口说：“字如其人，此语可以休矣！”他当即反驳道：“非也，意态由来画不就，李白亦矮，然心雄万夫。”此语一出，举座皆惊。